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黃真乃青

天台陶宗儀九成

木德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錢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

表曰 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覲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 京兆  
杜本等爵其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  
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  
上者右伏以歷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  
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與猶綱舉而目可  
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柰三史  
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其惟  
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

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  
大一統以書元嘗怪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茲臺  
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  
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  
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  
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  
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  
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

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  
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  
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摯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  
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  
干天聽深懼冰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  
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  
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  
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

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後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摯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

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勸 詔旨而三史卒無成者豈不以三史書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

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冠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

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

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今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今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允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弼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手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

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

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

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

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絕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

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既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重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驚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頽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昭儀  
名清蕙字冲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  
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  
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  
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 上命斷  
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  
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  
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乃可事  
主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擊行

至嶮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齧拇指出  
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  
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  
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  
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為  
風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嶮丞徐君端樹石祠  
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秦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日為立  
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  
事于 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  
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  
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  
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誓死

狗莫擊毫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  
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  
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  
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馬得人垂戒  
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  
江限南北今此一舸艣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  
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  
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瘦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  
雙飛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蚩尤  
氣先舛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六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  
鷁落迅風孤鷲吊空影誓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練一死空真府  
憂心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

血志節匪轉石氣噓如吞鯁不作燭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  
麴蛾乞憐羞虎罪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  
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韓名  
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  
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  
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  
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  
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  
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  
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  
詞一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蘇華江南人物上  
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日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獵狝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興章文物  
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  
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君相隣  
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  
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責降覆國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也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附焉自國初以來墳  
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為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  
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  
之西為其廢壞廢與寺廢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  
君頌貞為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  
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搃管府經歷

慨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疏語曰西湖北山  
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  
蓋世方畧如霍黠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  
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而  
落日鼓鍾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  
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祔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寒墓  
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淅落  
路人事閑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  
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與

聖天子錫之主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為臣之勸周武封  
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  
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

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 奏聞降 命勅封並如

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吊

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

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

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

悔不鷓夷理釣舡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

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

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

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絀云海門寒日澹

無輝偃月堂深書漏遲禹窟龍躡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

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

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壘西湖已下他年必洛

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釐婦宇宙

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而

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

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

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

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爨

鬮空山日落叫輶輜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

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

母讎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

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

姦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黷黯冤魂遊狴犴紛紛兩淚洒貔貅  
唯餘滿地長弘血不見中流祖述舟氛堊已塵金匱匝冕旒終  
換錢堯鰲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  
冗遺黎按解說王猷復田起瘞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  
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揪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  
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  
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  
歲月于棺蓋痊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  
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同叟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  
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交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  
有識唐王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  
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安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  
家貧聚徒授經營滄瀨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捨江南浮屠者揚  
璉真珈怙恩橫肆執燄爍人窮驕極滂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  
二日帥徒役植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体攫珠襦玉押  
焚其齒葉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  
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  
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

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立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甗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日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捲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拜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撤八月之濤各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魏我官宇醜顯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

人逡巡降揖曰籍君補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靈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曰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悉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於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成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 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頌頌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

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審問饒形南面欲起  
語野舊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忍  
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  
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  
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  
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  
神驚一坏自築珠立土双匣親傳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  
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是玉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  
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  
至今無志靈鄉既具聞始末謂端安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  
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

執一木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它人鼾睡耳 聖朝量  
包覆燾恩完猶戒煦育亡國遺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  
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  
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  
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歎豈非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  
執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  
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  
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  
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况力又有大者其積彌  
厚其澤當弥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  
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潜匱藏其真骨兩  
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関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

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  
林吉翁題其後曰釋燄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削骸之慘執  
張威懾孰搜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  
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傳潛遺路於暴露之後技游魂  
於獸觸之中身首免異處支躄脫烈炎視漆身墮鉞者盡在下  
風精誠動天竒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垵陽施陰報捷若影  
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采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  
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大白不  
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  
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  
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  
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

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  
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  
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  
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  
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  
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  
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  
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  
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  
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  
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  
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揚揔統發掘諸陵寢時



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更嗚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凄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蔽尋常螻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声山竹裂又一首有曰

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靈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塋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突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刻僧澤號雲慶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

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夕等詐稱揚侍  
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  
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  
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善賜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  
先啟寧宗理宗度宗揚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  
截尤多啟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  
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簾一小廁攫取擲地有聲乃金  
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漚取水銀如  
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倍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  
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  
發微欽高孝光五帝陵孟常吳謝四后陵初欽微堊五國城數  
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  
高宗親至臨平奉迎身總服寓宇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  
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煥貽書執政  
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襪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  
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仍納衾冕畫衣於柳中不改欽  
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微二陵皆空無一物微陵有朽木一段欽  
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遠也高  
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  
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甬一隻  
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  
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  
氣所蝕如銅鏡狀以故諸克棄而不收往往為村民所得聞有  
得猶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髮其髮長六尺餘其色  
紺碧鬢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皮置佛堂中奉  
事之自此家道浸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  
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若足疾數年以致潰  
爛双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揚髡執  
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看而鬻之罪不加衆  
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揚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  
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  
天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

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  
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克接踵墮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  
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  
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  
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  
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  
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  
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  
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  
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  
三兩舍遙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

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  
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 太后懿旨命趙集賢

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

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  
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胡汲仲先生長孺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

徒奉鈔百定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

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

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

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

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虞伯生先生集揚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

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

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痛扈駕上都以所作

詩介它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

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

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

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

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 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

機先生擗揭即曼碩先生侯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

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

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

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  
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  
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  
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  
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  
穿繡鞵一易程一履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  
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 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叅  
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  
携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  
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  
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錘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  
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

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  
出鞵履示之令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婦  
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  
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  
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渚夜二鼓攬衣露  
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  
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  
歸聞君遠來故相迓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  
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  
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  
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

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母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中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

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兩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鮚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宴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  
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  
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  
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  
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  
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  
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適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  
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  
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邪王亦無恙邪楚辭九辨還及君  
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  
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䟽乞骸骨聘禮

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  
堪踐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  
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猓  
猓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  
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  
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為獸或以為蟲或謂無憂  
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猓字下云  
猓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  
是猓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  
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  
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

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  
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  
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荅簡附便驛報吾鄧  
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  
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  
曉不為亂類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  
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  
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  
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南村輟耕錄卷之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

金華黃先生潛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  
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  
麟角觶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觶音端似豬角在鼻上  
堪作弓又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  
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  
志名臣事畧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

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  
能作人語云此非

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  
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



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櫓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莩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跋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届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

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輿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眾管于柔帟以象大匏土鼓二帟橐按其管則簧鳴篥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眾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局進 御麥麩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馱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

工瞿氏造焉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班夢 不覺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汝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光薦先生剡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  
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贊  
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  
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  
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  
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  
鈴鸞童兒賸遺追徐福羗鬼須當戒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婢  
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  
漏聖字察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  
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

厚德長者

後至元間太師伯頴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  
字圖書及雁鷹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  
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  
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天子郊祀與祭 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訣  
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袍蔽膝綬紳連  
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字木曾神子輩公在翰林時進講罷 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

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 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

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 上大說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

日便是今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下者為詩句所拘然奉

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

是千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小月天四地八耦

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筭法大月

且如小月天千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

至酉八數也即以巳酉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筭法大月

四九小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巳酉數至次月小分明只

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年節氣

二十四氣真端的前九年中是何節則看天干三數地支七癸亥

日癸見巳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

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悉却用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

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諳得

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

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朔一日辰該九十只九年中取

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

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

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推筭皆有約法推閏

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

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

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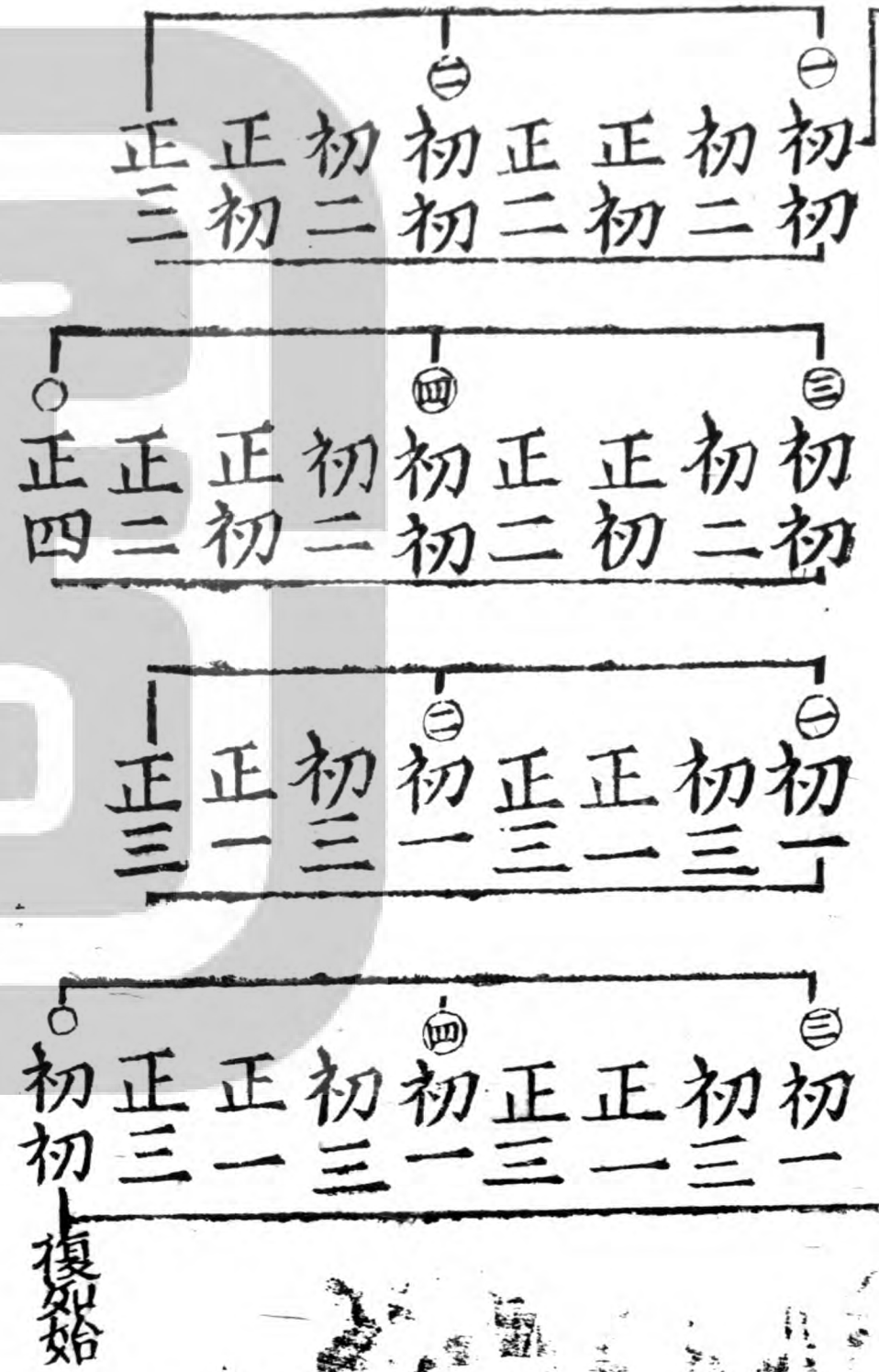
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

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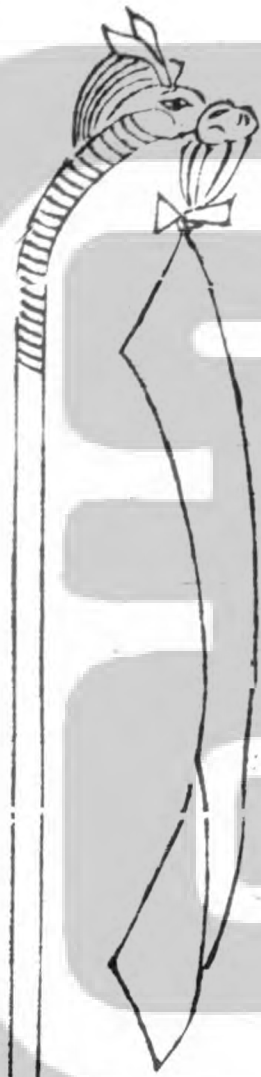
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炁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令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筭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數刻為零數初一至

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為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如遇小月除去二十九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為一日八刻為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

# 時刻約法之圖



##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國音船示專反或二綽無碑比出宮用

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

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

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

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莖時乘人故有柩車

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

若道有低仰傾駮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

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駮謂道之

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駟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駟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駟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肆音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枋方周反賈釋云拂枋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出三書國義

錢唐陳

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接筆

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入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二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貧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新

沈仲說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它適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

粥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妾當如巴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婿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之人女為妾為妓為倡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年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

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鞠魏妾撈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如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以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

姦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死無傷憂慙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心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悻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極云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

朝大元二字在 詔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庶訪使揔管之類若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頌曰篆額為是

嘗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

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劉涓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厲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其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

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伴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憂公怒云緇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涓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問君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如其死鄧中齋題曰日烟烟兮踈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

杭吳明越揚楚與幽

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聚江沙其長無廷

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

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

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

南既內附二人者後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

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渚水又絕

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

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

至元十九年也

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

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

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駟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莖

金符為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

時夷戮殆及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

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抗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

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學入仕歷管浙西廉訪司僉

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

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眾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

亟造其家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

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

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

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

發井錄卷之五

弗顧未幾揚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揚之弟諱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庖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

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學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揚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浙西按察司書吏蕪介有為上待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

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為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玳珠仲謙畧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宅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然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巳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

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白廷玉先生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二人皆異之賦双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